

神刀大系



神刀风雷

台湾●上官鼎著



黄山书社

● 神刀大系之三
(台)上官鼎 著

神刀风雷



黄 山 书 社

第十四章 茅山妖术 大鬼骇惊魂

十六兄手扶车杆沉思。

口中的“本命珠”救了这次大劫，怎么他们两人无效呢？道理何在，敌人毒药或者迷药，就这么利害么？如何自己不受影响呢。

这是个大学问，要想通才能行动，虽觉茫茫然，微感焦躁，却不能放弃，总得想出个道理来。

陡然“啊”了一声，自他担当警戒起，一幕幕如梦幻掠影再演重头，他发觉口含宝珠，是在运息九转玄功，体内气机勃勃，因之方能排除毒气进入体内。

立刻将十五兄搬出车厢坐地，掌拊其背，输入玄功，代他行功通穴过脉，急行转息三个周天。

十五兄已能活动自如，张口吐出一些秽物。开口道：“兄弟，情况还好么？敌人的毒气可真厉害。”

“十五哥你终于醒过来了，欧阳妹子还在车上，咱们

险险为肖小摆平了，小弟暂时眼睛失明，你现在觉得如何？”

“还好，眼睛尚能看清景物，只是体力虚乏，要再坐息一会，兄弟先将小青那丫头救醒，便能找些药物将欧阳妹子救醒，她的内功心法，别走一经，五行属火。”

十六兄立即将小青提出车厢，将自己的“本命珠”塞入她的口中，拊背传功。小青也是修习“九转玄功”的，水到渠开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将小青救醒。

那是因为欧阳红与小青都在车厢中，敌人两次布毒，都因有车厢阻绝，所以中毒甚浅。

小青醒来，吐出些秽物，回身泪汪汪地对十六兄道：“小婢谢谢十六爷的救命之恩。”

她情窦初开，借此机缘向十六兄撒娇，面色羞红着，媚眼流波，情意绵绵。

十六兄空瞪着两只精亮的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急急两手互搓着道：

“小青妹子，咱们家里的规矩，可没有谁敢称爷的，喊我十六兄吧！你的身子还好吧，请将你口中的珠链递给我。”

小青面目落色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！立即将珠链给他套颈挂上，并以纤纤素指捏着珠子给他含在口中，顺手给他掠了掠已散乱的鬓发，那柔嫩的玉手抚摩着他的面颊耳朵。令十六兄酥酥痒痒的好不自在，不由抬手轻

轻捉住小手，紧紧的握了握。

小青轻巧乖顺地投入他的怀中，两只手替他整理着衣领。

那秀美灵黠的面腮已如春花似的娇颜，贴在十六兄的唇边。

十六兄全身震颤了下，低首吻向那柔嫩芳芬的樱唇，他贪婪着吻了又吻。那两只手臂，紧紧搂着那一掐掐小蛮腰，大手稍向下移，便抚摩着两只又弹又软的屁股蛋儿。

劫后余生午夜定情，两人虽然都不舍得离开，但现势情况却不允许他们沉醉在爱的漩涡中徘徊，紧急待办的事太多了。

十六兄在一阵激情之后渐渐平静下来，松开那值得回味无穷的小柔唇儿，翻着舌头舔着嘴角又空咂了咂，开口道：

“小青妹子，点起灯火，找药出来先将欧阳妹子救醒，大兄将这冯大宝抱出车外去，这小子要弄醒。台地上尚有十三名敌人，都被为兄打倒在地，也要快处置了他们，若要是逃脱一人，咱们便出不去这荒山野岭了。”

“由大哥我接手吧，你且将眼睛治一治。”话罢已跃了出去，身影消失在茫茫白雾中。

十六兄只觉得眼睛一亮，知是小青在车厢中点上烛火，小青打开药柜，拿出两颗枫园特制的化毒丹，一颗

送入欧阳红口中，一颗递给十六兄道：

“这丹丸是给冯大宝服的，请大哥代劳。”

小青又在药柜中找到一瓶药水，对十六兄道：

“这里有瓶洗眼的药水，小妹也不知是否有效对症，且容小妹给大哥将眼睛洗一洗看，你说可好？不论有效无效妹子打定主意要伺候你一辈子。”

“唉。大哥便交给你了，可能会苦了妹子一生一世，这又何苦呢？”

“妹子在石家但能得到十六大兄之一的垂爱，已是高攀，久后还望哥哥怜爱。躺下来吧！”

十六兄仰身躺在车厢前面地毯上，小青将药水以一支小玉棒，沾着药水一滴滴的滴入十六兄的眼眶中，只觉十六兄大眼睛中的瞳孔，黑溜溜的明亮，已扩散成个黑珍珠似的，要说这双眼睛能永远失明，小青不敢相信，心忖：

“这一定是暂时的现象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，一定能复明，苍天，请不要夺走他的光明前途，英雄岁月！”

她温柔地伸出素手，双膝跪地弯下身子，替他按摩脸部几处与眼睛相关的穴道。

十六兄眼睛中觉得有阵阵清凉的药气渗入眼中，便运转玄功辅助排毒。

一双手抚摩着小青跪在自己肋边的两只膝盖骨，心中甚是舒坦。

十五兄只出去了一忽儿便将十二功曹提出回来，重新点上穴道，防止他们醒来逃跑。

再一次回来，手中抱了一大抱古怪的物件。

这时欧阳红与冯大宝都次第苏醒，他们尚不知险死还生遭了大劫呢。

她在车上道谢并问候了十六兄的眼伤，见有小青在关心地照顾，便即下得车来，与十五兄查看掳获来的奇巧事物。

而冯大宝爬起来，立即去探望他所照护的四匹马，若是此行失去了马，这辆华丽的碧油车便行不得了。

幸好马匹是系在靠溪边几座大石笋上，它们经过半夜惊魂，十分精乖，不敢任意惊嘶。

听到大宝那熟悉的口哨低呼声，才抛动着前蹄，表示它们的安全。

冯大宝在每匹马脸上靠靠脸，拍拍它们，以示嘉许亲善。

十五兄就着车厢中的余光，见灵玄真人背脊已被十六兄击断了七八节，椎骨已碎裂得不成形。

把他翻转过来，已是气息奄奄，就是能治也是直不起腰来的残废一个。那宽大的道袍中，有许多口袋，内中尚有法宝未曾施展出来呢，便给他洗了个吊蛋精光。尤其是怀中的药物小心地集中起来交给欧阳红放在车上，准备回去请枫园大国手们详加研究破解之道。

打量他的面貌发现那具不成比例的大嘴巴子，原来是具假的，首先将两只夹在真眉毛上的假眉毛取下，这对假眉斜飞入鬓，十分凶恶神气。

在下眼线处连耳之间有条接线，自这以下部分便是一具半面人皮假面具，可能是由人肚皮取下来的皮面。

再加工成形，鼻子、嘴巴俱全，将它仔细脱下来，口部皮面甚柔，尚能开合自好，内中装置得有三只通管，可能便是发出怪声的喷呐或喇叭。

靠在车旁有两只丈多高的假腿，个中有套管，共三节全部抽出来，以插销固定后全长有三丈，两只脚由桐木雕成，套管是铁质。

十五兄将脚斜斜插入，以皮环扣扣紧在脚脖子上，跃身站起，如立云端，还相当合脚呢。

欧阳红见了已高兴地“咯咯”娇笑，立刻去那堆十二功曹处脱下一副穿在脚上，大浓雾中漫步，似驾云的仙子，下落凡尘。

不过不能看脚，那只木脚足有两尺长，可就被视为妖魅鬼怪了。

他们踩罢了高跷腿，脱下来，且放一边。再检视那条大青龙，原来是由青绢制成，类似春日儿童放在空中的风筝，龙头也可折合起来，若由两个人在烟火迷雾中舞弄，便能活神活现地吓吓愚夫愚妇了。

一个人也可将龙尾插于地上，端着龙头，回旋着起

伏也能活神活显，玩弄神术，显示灵异了。

他们仔细收起来总共不足两斤重，而伸展开却有十丈长，龙头龙鳞上都点涂了莹光青磷，闪闪生彩，绘制精细，实是灵巧之作。叠合后也只三四寸厚，一尺半方圆。

他们又拿起一大串人头骷髅骨架，也是油绢制成。内里吹入空气，膨胀起来，与真的绝不稍让。共有两百多具，似一串串吊线傀儡。

欧阳红仔细一一收了起来，也只不过一小口袋，便道：

“十五哥，小妹想将它们带回去，一来可以给少主及少夫人观赏一下，二来对茅山道士的底实有些了解，以后或许也用得着呢。”

“这些东西陡乱人意，令人陷入邪恶，为兄本想一总烧毁，既然妹子喜欢，咱们便带回去，全部搜齐了也没五十斤，若全部散开来，足有千军万马的声势。”

“是的，凡是一项技艺，用之正则正，用于邪则邪。这茅山道观中，一定有个心思灵巧的人，才能制作出这些精美的道具，可惜，没有用在正道上。”

“这些东西怎能用在正道上？”

“这，咱们献给少夫人，她必能将它们再改良，而有正当的用途，就像小妹家祖传多代的火器，而今经少夫人之手一改良，其威力与操作之方便，已增加了百倍，妹

子是打心眼里佩服。”

“啊，没听人道及呀！”

“名目上还是打着欧阳家的旗号，功劳都推给妹子来承担了，她从未对人道及那是她的心血结晶。”

“少主待人也是如此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“武功都加在我等肩上，没有死的机会呀！”

“不知十六兄的眼睛怎样了，待妹子去车厢里看看，那药物是否对症，不然有这些活口也可向他们要解药。”

车厢中小青暗自垂泪，握着只大手掌，无可奈何。

十六兄目盲如故，那眼药水没甚效果，只听他道：

“欧阳妹子，多谢关怀，咱们出身医药世家，不必求敌人怜悯，咱们办完了事，回归石府，少主一定会有办法给为兄的治疗。”

“是的，爷爷的久年耳疾，都能渐渐康复，妹子想大兄的眼疾，也许得个三五天便能康复，不是一时半刻能痊愈的，请大兄安心。”

十五兄靠着车厢门边道：

“十六弟，大哥想按照石府的规矩，将兄弟俘获之敌，一总处置了，现在即刻套车上道，你与欧阳妹子调换一下位置，在车中静养几天。”

“不，小弟身子好得很，骑马绝无妨碍。”他呼的一声坐起身，手扶车窗，便待下车。

欧阳红伸出素手拦住又急又气地娇嗔道：

“十六兄若是下车，便是瞧不起妹子，你拿我真是千金小姐么？没行走江湖么？”

十六兄知欧阳红生气了，不再坚持，苦笑声道：

“唉，妹子你得辛苦了，十五哥可得加倍照顾着。”

欧阳红“嗤”的一声道：

“小青妹子便交给你了，有她照顾你，我便放心。”

她也不甘示弱，立即来个回马枪，语有双关。

如是，冯大宝忙着备鞍套车，十五兄将两副高跷脚及些茅山妖道的法宝都搬入车中，要小青放在适当位置上。

华车已上路南下。

十五兄长刀出鞘，将十二功曹一刀劈下，十二个毛头在台地上如滚瓜似地四散开去。

回身走向灵玄，不料这时灵玄却早已苏醒过来，见到这人一刀将十二个人头切得满地滚，只吓得浑身哆嗦。再见已回身向他走来，便颤声哀求道：

“饶恕贫道一命，贫道已腰骨折残。”

十五兄冷冷地道：

“那时本座虽着了你的诡计，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两耳却听得清楚，我那兄弟曾言道，车马一行乃来至金陵石府，连长白剑宗，天下十大门户之一也灭多日，你等一个小小道观竟猪油蒙了心窍，不自量力，凡敢对我

石府门下动刀抡剑的一概枭首结案，你便死了这番用心吧！大丈夫敢作敢当，而且你淫心炽炽，属下已全部溃败，尔竟欺我兄弟眼睛失明，登车劫美，本此一点你罪当分尸，只取一首实是便宜了你！嘿嘿，你尚无耻敢于乞命！”话到恨处，刀光一闪，头也不回，上马盘蹄追上华车加速地赶赴金坛县治。

久久之后，灵玄的那具没有头的尸体，由那断颈切口处又伸出一个小头来。

如果十五兄当时还在现场，能令他目瞪口呆，暗叹世界之大，那些邪魅外道的法门之多，令他难以想象。

十六兄那一刀背固然令灵玄造成严重的骨伤，然而他乃内家高手，给人一个错觉，他等不堪一击。

其实他早已清醒，折了腰骨，逃走无方，黑夜里大雾漫天盖地，便设下了这身外化身的大法。

他们也知道金陵石府的这两年来江湖事迹，长白剑派及武胜堂的覆亡，总认为，他们只有两个护车，凭茅山派的仙术大法及六合神香，不难将他们轻松的打劫了。

哪知功败垂成，差一点没全军尽没。

只他这半条残命能在这最后关头侥幸保留下来，实是险极。

其实那十二功曹死得冤枉，此因十五兄早已先点了他们的穴道，令他们没法活动，若是认为他们已错迷，不虑醒转，这时他们十二功曹能运用缩骨功，将身子缩小，

以假乱真化去这场大劫。

他们每人功力都不弱，若是以真功夫，十二人联手，恐怕十六兄还得不到便宜沾呢。

只因足下踩着高脚大跷，功力便打了折扣，加上十六兄突然发难，才摔倒下来，头脑晕眩。

且说灵玄虽是伸出头来，却不能移动，只有等待天明清虚观中来人搭救了。

此日天明，始由茅山紫微宫“六甲方士”率同“天干十大功曹”，分组细细搜寻昨宵未归的十二功曹及灵玄真人的下落。心知出了事故，却不明情况如何。待寻到地头，只救回一个灵玄真人，也成了个废人。

经过灵玄的描述，便知那人作得十分彻底。

清虚观掌教“天尊法师”及其师妹“紫微宫主”南华夫人暗自震惊。

所带去的法术、灵药、烟火道具，人家仔细地保存着收回去参考。这比死去了十二个弟子重要的多了。

可以说是茅山派的底牌揭开了，虽然还保有几种仙术法宝，那些是镇山门的重宝万不得已是不准备应用的。

灵玄身上尚有数种仙术、神药，一并被人搜了去了。

天尊法师座下有五大弟子，灵玄行四，余人是首座灵虚、行二灵云、行三灵真、行五灵空。

南华夫人座下有蓝玉仙姑、红霞仙姑、白璧仙姑、宝镜仙姑，现在全体在座下。

天尊法师震怒地道：

“灵玄好大喜功，处事不当，令本宫损失不赀，仙术灵药机密外泄，幸得据实以报，死罪虽免，伤势治好后，送去后山“悔心洞”监禁终生，若能在有生之年替本派思考出更玄妙的大法仙术，才得准免刑责出关，若无建树，永世不得回观！”

灵玄垂泪谢恩，躺在担架上，被弟子们抬走了。

天尊法师沉吟片刻再道：

“据玄儿所言，他们只有两名大兄送一名少女南下，车马华丽，不掩行迹，甚易追寻，本观的仙术道具、灵药必须追回。今命灵真率‘锦冠九太岁’即刻出观截下他们一行车马！前车之鉴，仙术、灵药谨慎应用。须在他等回归金陵之前追回，不得有误。”

灵真真人跪地谢恩，带着九太岁，携着大堆物件包裹，骑马下了茅山，追踪十五兄一行。

南华夫人笑道：

“师妹想带着璧儿下山去打个接应，虽然灵真本性谨慎，然而据说石府出道时日虽短，作为却不少，是个劲敌。咱们惹上他们实是不智，不能力敌，便应智取，方乃上上之策。”

天尊法师呵呵笑道：

“有师妹下山照料，谅那两个小儿也翻不过手掌心去，多多保重了！”

南华夫人娇笑道：

“能取则取，若力有不逮，本座再回山商量着办，对金陵石府，终觉心头惴惴不安，他们作过之事，没有一件不是绝事，一旦惹上十分麻烦。”

如是，南华夫人带着白璧仙姑回寝宫收拾了些事务也下山去了。

××

且说十五大兄于中午在金坛打尖后便车马急行迳去常州，他心知自己势力太单薄，十六弟又在病中，晚间在常州东门外一间大客栈中落店，并向店伙打听走江阴黄山的路况及附近江湖情况。

连夜找到了一处小户人家的缝工，买了两匹火漆油布，赶作了一袭防雨车套将一辆华美娇车，变成了一辆黑色的轿车，不靠近去看，便不那么抢眼。

他心知茅山派会欺他孤单，有可能派人追来。再者也免得再有不开眼的江湖朋友阻碍他的行程。只要能拖过两三天会见了南宫一剑，他们的人手便加强了一倍。

他们与灵真等追踪的人只差半日行程，要争出这半日优势，必需有妥善的安排。

落店只有十六兄与小青两人，小青亲热地揽着十六兄的手背，像是一对小夫妻，半点也看不出十六兄是个

睁眼睛子。

命冯大宝牵马去蹄铁店换上新的蹄铁。

欧阳红去烧腊店买回一大包食物，五个人足够五六天食用的。

中夜，天上落下毛毛细雨，他们的车马起程了，车马在郊外转了个大弯，回头直扑漕桥镇，他们身披蓑衣赶着辆黑色的轿车，在细雨蒙蒙中南下。

他们离开没有多久，灵真等十人已人困马乏地进入常州，这里正是茅山派的势力范围。

常州的百座大小道观及地面龙蛇，都属清虚观统辖，灵真已发下搜索令。

陡然，常州中夜之中数千百名江湖朋友，撒下了天罗地网，找寻一辆华美碧油车及三男两女。

直待天亮时分才弄清楚，有名青年陌生客人询问去黄山的路况。

不过并未看到华车，只看见一辆旧车，那夫妻两人半夜里爬起来，坐车离去，有些怪怪的。

于是灵真率九太岁在斜风细雨中东下江阴黄山。

而十五大兄却南去无锡。

一路上只以平常速度前行，入夜始到达漕桥，并未入镇只在一处农家门前晒米场上支帐停车，买些饲豆喂马，讨了一壶热水泡茶在滂沱大雨中露宿了一夜。

第二天清晨这家老农出来一瞧，场地上空旷无人，只

留存着些许车辙蹄迹。

他那只薰黑了的大水壶放在门口，空壶中藏了廿两银子。他心中怀疑是不是昨夜碰到鬼了。急忙掏取壶中的白花花拿在掌中掂了又掂，别是冥府银钞。

又是一天行程，他们是沿着太湖边前行。柳堤垂杨，远帆千幅。近水乌蓬已是炊烟袅袅斜飘如带，溶入夕阳彩云中。

那是渔户水上人家在湖边起火举炊时分。欧阳红在马上与十五兄并辔而飞驰，随在车后。

此时雨歇天晴，田中一片油绿稻禾，水中一片碧蓝如镜。这江南富饶之区，鱼米之乡。景色宜人，江山如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甚是愉快，洗脱烦忧。

而卧身车中的十六兄与小青，却是雨情如火，小青不时地偎入十六兄怀中。让他抚爱，让他蜜吻……不但没有挣扎，而且还轻轻地送出莲舌，轻巧地交互卷缠着，如游龙戏凤般的刺激享受。

两人如痴如醉，以至忘我之境，这小小天地就像一个鸟巢，在颠簸中起伏。滚滚轮轴在身下转动。两颗纯纯的心也在不停跳动，转动得难舍难分！

十六兄以手掌摸抚着小青柔嫩的面颊，匀细的玉颈，那对弹跳高挺的乳房，揉动着令人心火一次次的升起。

他虽然不止一次的摸遍了这具姣美的胴体，却不敢真的占有它。